

生/活/随/笔

故乡的草



向墅平

是珍贵的,点缀在风景区,犹如在硕大的王冠上镶几颗绿宝石。”每当看见公园或小区草坪里的草,我就常常怀念起故乡的草。

故乡大地上的草,和乡亲们有着理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纠葛。记忆里,父母如乡亲们一样,常常从野外割回青草,喂养家里那头大水牛。大水牛吃着草,津津有味,像咀嚼美食,我有时调皮地,把它嘴边的草拿开。它也不恼,但眼巴巴望着我,意思是说:我还没吃够呢。有时,我们也会牵着牛儿,到野外,让它自己将草吃个够。大水牛和乡村里无数耕牛一道,吃饱了草,就有使不完的劲;耕耘出乡亲们希望的水田,再慢慢长出饱满馨香的稻米,喂养一代代乡人。那可是一株株草,献出自己的生命,作出的贡献啊。从深层次说,一株株草,参与了乡村最为宏大的使命——繁衍生息,长久生长。

母亲还常常将割回来的较为枯干的草,晾晒在屋前地坝上。彻底变干后,用来作做饭的燃料。那一株株草,又牺牲自己,供养出乡村绵延不绝的烟火。那袅袅炊烟里,应该就有草的灵魂呢。父母有时还会把草弄碎,同家里的农家肥拌起来,浇上水,堆成堆,用铁锹拍实,让它腐烂发酵,到种地的时候是最好的农家肥。这样,一株株草,和乡亲们结下深厚情谊。然而,事物

都有其两面性。草,也会成为乡亲们的“冤家”。当它们像不懂事的孩子一样,在庄稼地里野蛮生长,影响了庄稼的生长时,就成了父母和乡亲们眼里的“杂”草。我也参加过除草的劳动。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呈现的,就是乡人除草的辛苦画面,是农耕文化的缩影。随着社会发展,“除草剂”闪亮登场,可以既轻松又彻底“歼灭”田地里的所有“杂”草。

前时,回了一趟老家。一株株草,长得那般旺盛。一条罕有人走的乡间小路,长满了草。被我们舍弃的老屋地坝边,甚至窗台上,也有草入驻。一株株草,具有慈悲心,填补着故乡大地的寂寞。我一路上拨开众草阻挡,来到父母坟前。呵,密密麻麻的草,和父母爱恨纠葛了一世,像是为长眠的父母,盖上的床厚厚的被子——抵御烈日、风霜,以及遗忘。我深深弯下身,向父母也向众草鞠躬……

回城时,我带上了一袋故乡的泥土,将它们置入阳台上的花盆里。不久,花还在休眠期,盆里齐刷刷长出一株株草,和故乡大地上的草,那么神似,有着熟悉的气息。我相信,它们正是故乡的草种,在此落户——看着它们,就像看见故乡,看见我的童年……

(作者单位:万州区武陵中学)

城/市/漫/记

一次特殊的家访



刘云霞

只要在答话了就好办。

“能告诉我吗?为什么不去上学呢?只告诉我一个人就好了。”

“我想妈妈。”

“你想妈妈,妈妈还会回来的。可是,我也想妈妈,我的妈妈却越去越远了。”芸熙是孩子,我却向她敞开心扉。我相信,在对母亲的情感依恋上,大人和孩子都是相通的。

孩子不说话。于是我告诉她我的妈妈很早很早就因病离开我了。我掏出手机,翻到我妈妈的照片,告诉她:“芸熙看看吧,这是我的妈妈。很漂亮吧?她在我的心里永远就是那个样子了。我好羡慕你呀,你的想念还会有终点,而我的想念永远没有尽头……”

是的,这时候,芸熙的头探出了被窝。她仔细打量着我翻拍的照片,若有所思。

看着照片,讲着故事,我的眼睛模糊了。芸熙突然激动地告诉我说:“老师,我告诉你吧。2019年9月22日那一天,我的外公也去世了。”

我不敢确定孩子是在对我同情,还是对外公思念。不管怎么说,我触动了她水晶般纯洁的心。

“外公怎么走的?”“肺癌。”

“外公爱你吗?”“爱。”

“你想念外公吗?”“想念,很想念。”

“外公希望你这样天天躺在家里睡大觉吗?”“不希望。”

……

“当时,我妈妈去世的时候,我比你现在还小。有一天,我在家里突然哇哇大哭。我外公问我怎么了?我说想妈妈了。我外公劈头盖脸地给我一顿痛骂,说:‘你就这点出息!’那天以后,我都不在人前哇哇大哭了,我怕被骂‘没出息’。这亲人啊,总有生老病死。我们能够做的,就是活出他们希望的出息样子。”

说到这里,芸熙翻身从床上坐起来。她看着我。那只温顺的猫渐渐升起了一股莫名的力量,荡漾在她清澈的眼神里。

“衣服在哪里?我给你穿上吧。”我真为她的心智聪慧欣喜不已。

“不用,我自己来。”

“芸熙,明天我要送你一本书。我写的书,我要告诉你想念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刷牙,喝牛奶,收拾书包,拿饭盒。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,芸熙跟着我和韩老师到了学校。我承诺过她,明天送她一本书,我写的书,告诉她想念是什么样子的。

(作者单位:江津区四牌坊尚融小学校)

诗/绪/纷/飞

古镇记忆

王春泓

儿时的昭化古镇,
既模糊又清晰,
在安静的黄昏里,
总是那样深情,需要用心聆听……

那柔柔地漾着暗香的青石板巷,
或长或短,或宽或窄,
暗香绵长,古朴悠远。

那寂寞延伸的青石板街道上,
走着撑着紫色油纸伞的纤丽女子,

在烟雨濛濛中踽踽独行。
那铁锈红古木板墙面上,
斑驳陆离,倍显沧桑,
留下一年又一年的印记……

浓云聚集在古镇的天空,
细雨从房檐上滴滴落下,
溅起点点水花,
碎了,散了,又聚了。

晴空万里时八卦井旁的石阶上,
坐着叼着旱烟戴着棉帽的老人,
用无波的眼神打量过往的光影,
在阳光的照耀下祥和安宁。

一排排房屋整齐划一排列着,
檐角轻轻向上翘起,
似乎在笑,
一个温婉的笑。

(作者系四川广元市网络作协主席)

乡/村/故/事

广福村蝶变记



和瑜

走进盛夏的长生桥镇广福村,群山环抱,翠绿掩映,瓜果飘香,生机盎然。村民庭院雅致,古风乡韵相映成趣……这幅乡村其乐融融“宜居图”,讲述着广福村转型故事。

广福村位于广福山上,广福山属樵坪山山脉,海拔200多米,历史悠久,传说众多。广福山制高点上有观景平台,是总览江南新城全景的绝佳地。但过去的广福村,曾因为过度开垦和有序建设,成片的灌木林被砍伐。当山坡变成了“荒坡”,雨季山洪增多了,地质灾害隐患威胁着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……没有上山路,交通只靠唯一的一条土路,村民出门“晴天一身灰,雨天一身泥”,苦不堪言,严重制约着乡村经济的发展。

而如今的广福山森林郁郁葱葱,有风景优美的广福山生态休闲景区,种植有百香果,草莓,柑橘等特色农业产业,“绿色”,给广福村带来了丰厚回报。

广福村的“变身”,是近五年来长生桥镇绿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。广福村的发展,对原有生态植被不破坏、对原有山水景观不改变、对原有古建遗迹不拆迁,以保障农耕文明传承、传统民居保护和现代功能开发达到和谐统一。广福村的第一家农家乐叫家德农家乐,店主刘家德回忆起11年前修建房屋的情景,仍历历在目:“路不通,河沙水泥那些建筑材料全靠马儿托,房子修了大半年才修好。”而如今,望着直接通到家门口的新路,刘家德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眼中闪烁着希望。路通了后,来农家乐游玩的市民也逐渐增多,她对农家乐进行了翻新加盖,房前屋后种上绿植花卉,生意也越来越红火。

广福村郑家山组的“乙人农业”是村里的佼佼者。他家致力于发展特色农业、旅游观光、生态康养、农业科学普及,流转土地近300亩打造生态综合性农业发展基地。丰收季节,水果飘香,樱桃、枇杷、葡萄、柑桔,引来城里人采摘。10余亩标准化蔬菜种植基地、100多亩绿化苗木种植基地、近30亩水产养殖池塘,带动周边村民30人年均收入2万余元。

午餐时分,半山腰上的茗藤庄园里热闹非凡。钓鱼喝茶、采摘水果,吃一顿农家饭,睡一个安静的好觉。我们来时正遇西瓜成熟,园内生机勃勃,满眼尽是绿意,成片的西瓜蔓里一个个圆滚滚、脆生生的西瓜“藏匿”其中,煞是喜人。茗藤庄园有200余亩的标准化果园,柚子、橙子、橘子、草莓、百香果……收获季琳琅满目,甜蜜欣喜之情涌上心头。庄主聊到,他租来农地,整合村庄土地资源,建设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,努力打造传统村落的美丽。

一村一落皆美景,乡村蝶变展新颜。近年来,长生桥镇找准都市区乡村功能定位,推进广福村在补齐基建短板、改善村庄风貌、挖掘资源潜力方面接续发力,努力实现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。

(作者单位:南岸区文联)